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舉 婁煥文臨去遺言

話說眾人喫酒散了，韋四太爺直睡到次日上午纔起來，向杜少卿辭別要去，說道：「我還打算到你令叔、令兄各家走走。昨日擾了世兄這一席酒，我心裏快活極了！別人家料想也沒這樣有趣。我要去了。連這戚朋友也不能回拜，世兄，替我致意他罷。」杜少卿又留住了一日。次日，僱了轎夫，拿了一隻玉杯和贛州公的兩件衣服，親自送到韋四太爺房裏，說道：「先君拜盟的兄弟，只有老伯一位了，此後要求老伯常來走走。小姪也常到鎮上請老伯安。這一個玉杯，送老伯帶去喫酒。這是先君的兩件衣服，送與老伯穿著，如看見先君的一般。」韋四太爺歡喜受了。鮑廷璽陪著又喫了一壺酒，喫了飯。杜少卿拉著鮑廷璽，陪著送到城外，在轎前作了揖。韋四太爺去了。兩人回來，杜少卿就到婁太爺房裏去問候。婁太爺說，身子好些，要打發他孫子回去，只留著兒子在這裏伏侍。杜少卿應了，心裏想著沒有錢用，叫王鬍子來商議道：「我圩裏那一宗田，你替我賣給那人罷了。」王鬍子道：「那鄉人他想要便宜，少爺要一千五百兩銀子，他只出一千三百兩銀子；所以小的不敢管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就是一千三百兩銀子也罷。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要稟明少爺纔敢去；賣的賤了，又惹少爺罵小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那個罵你？你快些去賣。我等著要銀子用。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還有一句話要稟少爺：賣了銀子，少爺要做兩件正經事；若是幾千幾百的白白的給人用，這產業賣了也可惜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看見我白把銀子給那個用的？你要賺錢罷了，說這許多鬼話！快些替我去！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稟過就是了。」出來悄悄向鮑廷璽道：「好了，你的事有指望了。而今我到圩裏去賣田；賣了田回來，替你定主意。」王鬍子就去了幾天，賣了一千幾百兩銀子，拿稍袋裝了來家，稟少爺道：「他這銀子是九五兌九七色的，又是市平，比錢平小一錢三分半。他內裏又扣了他那邊中用二十三兩四錢銀子，畫字去了二三十兩；這都是我們本家要去的。而今這銀子在這裏，拿天平來請少爺當面兌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那個耐煩你算這些疙瘩賬！既拿來，又兌甚麼，收了進去就是了！」王鬍子道：「小的也要稟明。」杜少卿收了這銀子，隨即叫了婁太爺的孫子到書房裏，說道：「你明日要回去？」他答應道：「是，老爹叫我回去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這裏有一百兩銀子給你，你瞞著不要向你老爹說。你是寡婦母親，你拿著銀子回家去做小生意，養活著。你老爹若是好了，你二叔回家去，我也送他一百兩銀子。」婁太爺的孫子歡喜，接著把銀子藏在身邊，謝了少爺。次日辭回家去，婁太爺叫只稱三錢銀子與他做盤纏，打發去了。杜少卿送了回來，一個鄉裏人在敞廳上站著，見他進來，跪下就與少爺磕頭。杜少卿道：「你是我們祠堂裏看祠堂的黃大？你來做甚麼？」黃大道：「小的住的祠堂旁邊一所屋，原是太老爺買與我的。而今年代多，房子倒了。小的該死，把墳山的死樹搬了幾顆回來添補梁柱，不想被本家這幾位老爺知道，就說小的偷了樹，把小的打了一個臭死，叫十幾個管家到小的家來搬樹，連不倒的房子多拉倒了。小的沒處存身，如今來求少爺向本家老爺說聲，公中弄出些銀子來，把這房子收拾收拾，賞小的住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本家！向那個說？你這房子既是我家太老爺買與你的，自然該是我修理。如今一總倒了，要多少銀子重蓋？」黃大道：「要蓋須得百兩銀子；如今只好修補，將就些住，也要四五十兩銀子。」杜少卿道：

「也罷；我沒銀子，且拿五十兩銀子與你去。你用完了再來與我說。」拿出五十兩銀子遞與黃大。黃大接著去了。門上拿了兩付帖子走進來，稟道：「臧三爺明日請少爺喫酒，這一副帖子，說也請鮑師父去坐坐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說，拜上三爺，我明日必來。」次日，同鮑廷璽到臧家。臧蓼齋辦了一桌齊整菜，恭恭敬敬，奉坐請酒，席間說了些閒話。到席將終的時候，臧三爺斟了一杯酒，高高奉著，走過席來，作了一個揖，把酒遞與杜少卿，便跪了下去，說道：「老哥，我有一句話奉求！」杜少卿嚇了一跳，慌忙把酒丟在桌上，跪下去拉著他，說道：「三哥！你瘋了？這是怎說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你喫我這杯酒，應允我的話，我纔起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話，你起來說。」鮑廷璽也來幫著拉他起來。臧蓼齋道：「你應允了？」杜少卿道：「我有甚麼不應允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你喫了這杯酒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我就喫了這杯酒。」臧蓼齋道：「候你乾了。」站起來坐下。杜少卿道：「你有甚話，說罷。」臧蓼齋道：「目今宗師考廬州，下一棚就是我們。我前日替人管著買了一個秀才，宗師有人在這裏攬這個事，我已把三百兩銀子兌與了他，後來他又說出來：『上面嚴緊，秀才不敢賣，到是把考等第的開個名字來補了廩罷。』我就把我的名字開了去。今年這廩是我補。但是這買秀才的人家要來退這三百兩銀子，我若沒有還他，這件事就要破！身家性命關係，我所以和老哥商議，把你前日的田價借三百與我打發了這件，我將來慢慢的還你。你方纔已是依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呸！我當你說甚麼話，原來是這個事！也要大驚小怪，磕頭禮拜的，甚麼要緊？我明日就把銀子送來與你！」鮑廷璽拍著手道：「好爽快！好爽快！拿大杯來再喫幾杯！」當下拿大杯來喫酒。杜少卿醉了，問道：「臧三哥，我且問你；你定要這廩生做甚麼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！廩生，一來中的多，中了就做官。就是不中，十幾年貢了，朝廷試過，就是去做知縣、推官，穿螺螄結底的靴，坐堂，酒籤，打人。像你這樣大老官來打秋風，把你關在一間房裏，給你一個月豆腐喫，蒸死了你！」杜少卿笑道：「你這匪類！下流無恥極矣！」鮑廷璽又笑道：「笑談！笑談！二位老爺都該罰一杯！」當夜席散。

次早，叫王鬍子送了這一箱銀子去。王鬍子又討了六兩銀子賞錢，回來在鮮魚麵店裏喫麵，遇著張俊民在那裏喫，叫道：「鬍子老官，你過來，請這裏坐。」王鬍子過來坐下，拿上麵來喫。張俊民道：「我有一件事託你。」王鬍子道：「甚麼事？醫好了婁老爹，要謝禮？」張俊民道：「不相干，婁老爹的病是不得好的了。」王鬍子道：「還有多少時候？」張俊民道：「大約不過一百天。——這話也不必講他，我有一件事託你。」王鬍子道：「你說罷了。」張俊民道：「而今宗師將到，我家小兒要出來應考，怕學裏人說是我冒籍，託你家少爺向學裏相公們講講。」王鬍子搖手道：「這事共總沒中用。我家少爺，從不曾替學裏相公講一句話。他又不歡喜人家說要出來考。你去求他，他就勸你不考！」張俊民道：「這是怎樣？」王鬍子道：「而今倒有個方法。等我替你回少爺說，說你家的確是冒考不得的，但鳳陽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老爺出錢蓋的，少爺要送一個人去考，誰敢不依？這樣激著他，他就替你用力，連貼錢都是肯的！」張俊民道：「鬍子老官，這事在你作法便了。做成了，少不得『言身寸』。」王鬍子道：「我那個要你謝！你的兒子，就是我的小姪。人家將來進了學，穿戴著簇新的方巾、藍衫，替我老叔子多磕幾個頭，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張俊民還了麵錢，一齊出來。

王鬍子回家，問小兒子道：「少爺在那裏？」小兒子道：「少爺在書房裏。」他一直走進書房，見了杜少卿，稟道：「銀子已是小的送與臧三爺收了，著實感激少爺，說又替他免了一場是非，成全了功名，其實這樣事別人也不肯做的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是甚麼要緊的事，只管跑了來倒熟了！」鬍子道：「小的還有話稟少爺。像臧三爺的廩是少爺替他補，公中看祠堂的房子是少爺蓋，眼見得學院不日來考，又要尋少爺修理考棚。我家太老爺拿幾千銀子蓋了考棚，白白便益眾人，少爺就送一個人去考，眾人誰敢不依？」杜少卿道：「童生自會去考的，要我送怎的？」王鬍子道：「假使小的有兒子，少爺送去考，也沒有人敢說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也何消說！這學裏秀才，未見得好似奴才！」王鬍子道：「後門口張二爺，他那兒子讀書，少爺何不叫他考一考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他可要考？」鬍子道：「他是個冒籍，不敢考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和他說，叫他去考。若有廩生多話，你就向那廩生說，是我叫他去考的。」王鬍子道：「是了。」應諾了去。

這幾日，婁太爺的病漸漸有些重起來了，杜少卿又換了醫生來看。在家心裏憂愁。

忽一日，臧三爺走來，立著說道：「你曉得有個新聞？縣裏王公壞了。昨晚摘了印，新官押著他就要出衙門，縣裏人都說他是個混賬官，不肯借房子給他住，在那裏急的要死！」杜少卿道：「而今怎樣了？」臧蓼齋道：「他昨晚還賴在衙門裏。明日再不出，就要討沒臉面！那個借屋與他住？只好搬在孤老院！」杜少卿道：「這話果然麼？」叫小廝叫王鬍子來，向王鬍子道：「你快到縣前向工房說，叫他進去稟王老爺，說王老爺沒有住處，請來我家花園裏住。他要房子甚急，你去！」王鬍子連忙去了。臧蓼齋道：「你從前會也不肯會他，今日為甚麼自己借房子與他住？況且他這事有拖累，將來百姓要鬧他，不要把你花園都拆了！」杜少

卿道：「先君有大功德在於鄉里，人人知道。就是我家藏了強盜，也是沒有人來我家的房子。這個老哥放心。至於這王公，他既知道仰慕我，就是一點造化了。我前日若去拜他，便是奉承本縣知縣；而今他官已壞了，又沒有房子住，我就該照應他。他聽見這話，一定就來。你在我這裏候他來，同他談談。」

說著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張二爺來了。」只見張俊民走進來，跪下磕頭。杜少卿道：「你又怎的？」張俊民道：「就是小兒要考的事，蒙少爺的恩典！」杜少卿道：「我已說過了。」張俊民道：「各位廩生先生聽見少爺吩咐，都沒的說，只要門下捐一百二十兩銀子修學。門下那裏捐的起？故此，又來求少爺商議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只要一百二十兩？此外可還再要？」張俊民道：「不要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容易，我替你出。你就寫一個願捐修學宮求入籍的呈子來。臧三哥，你替他送到學裏去，銀子在我這裏來取。」臧三爺道：「今日有事，明日我和你去罷。」張俊民謝過，去了。正迎著王鬍子飛跑來道：「王老爺來拜，已到門下轎了。」杜少卿和臧蓼齋迎了出去。那王知縣紗帽便服，進來作揖再拜，說道：「久仰先生，不得一面。今弟在困厄之中，蒙先生慨然以尊齋相借，令弟感愧無地；所以先來謝過，再細細請教。恰好臧年兄也在此。」杜少卿道：「老父臺，些小之事，不足介意。荒齋原是空閒，竟請搬過來便了。」臧蓼齋道：「門生正要同敝友來候老師，不想返勞老師先施。」王知縣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打恭上轎而去。

杜少卿留下臧蓼齋，取出一百二十兩銀子來遞與他，叫他明日去做張家這件事。臧蓼齋帶著銀子去了。次日，王知縣搬進來住。又次日，張俊民備了一席酒送在杜府，請臧三爺同鮑師父陪。王鬍子私向鮑廷璽道：「你的話也該發動了。我在這裏算著，那話已有個完的意思；若再遇個人來求些去，你就沒賬了。你今晚開口。」當下客到齊了，把席擺到廳旁書房裏，四人上席。張俊民先捧著一杯酒謝過了杜少卿，又斟酒作揖謝了臧三爺，入席坐下。席間談這許多事故。鮑廷璽道：「門下在這裏大半年了，看見少爺用銀子像淌水，連裁縫都是大捧拿了去；只有門下是七八個月的養在府裏白渾些酒肉喫喫，一個大錢也不見面。我想這樣乾蔑片也做不來，不如揩揩眼淚，別處去哭罷。門下明日告辭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鮑師父，你也不曾向我說過，我曉得你甚麼心事？你有話，說不是？」

鮑廷璽忙斟一杯酒遞過來，說道：「門下父子兩個都是教戲班子過日，不幸父親死了。門下消折了本錢，不能替父親爭口氣；家裏有個老母親，又不能養活。門下是該死的人，除非少爺賞我個本錢，纔可以回家養活母親。」杜少卿道：「你一個梨園中的人，卻有思念父親孝敬母親的念，這就可敬的狠了。我怎麼不幫你！」鮑廷璽站起來道：「難得少爺的恩典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坐著，你要多少銀子？」鮑廷璽看見王鬍子站在底下，把眼望著王鬍子。王鬍子走上來道：「鮑師父，你這銀子要用的多哩，連叫班子，買行頭，怕不要五六百兩。少爺這裏沒有，只好將就弄幾十兩銀子給你過江，舞起幾個猴子來，你再跳。」杜少卿道：「幾十兩銀子不濟事。我竟給你一百兩銀子，你拿過去教班子。用完了，你再來和我說話。」鮑廷璽跪下來謝。杜少卿拉住道：「不然我還要多給你些銀子，——因我這婁太爺病重，要料理他的光景——我好打發你回去。」當晚臧張二人都贊杜少卿的慷慨。喫罷散了。

自此之後，婁太爺的病，一日重一日。那日，杜少卿坐在他眼前，婁太爺說道：「大相公，我從前挨著，只望病好，而今看這光景，病是不得好了，你要送我回家去！」杜少卿道：「我一日不曾盡得老伯的情，怎麼說要回家？」婁太爺道：「你又欺了！我是有子有孫的人，一生出門在外，今日自然要死在家裏。難道說你不留我？」杜少卿垂淚道：「這樣話，我就不留了。老伯的壽器是我備下的，如今用不著，是帶不去了，另拿幾十兩銀子合具壽器。衣服、被褥，是做停當的，與老伯帶去。」

婁太爺道：「這棺木、衣服，我受你的。你不要又拿銀子給我兒子，孫子。我在這三日內就要回去，坐不起來了，只好用床抬了去。你明日早上到令先尊太老爺神主前祝告，說婁太爺告辭回去了。我在你家三十年，是你令先尊一個知心的朋友。令先尊去後，大相公如此奉事我，我還有甚麼話？你的品行、文章，是當今第一人。你生的個小兒子，尤其不同，將來好好教訓他成個正經人物。但是你不當家，不會相與朋友，這家業是斷然保不住了！像你做這樣慷慨仗義的事，我心裏喜歡；只是也要看來說話的是個甚麼樣人。像你這樣做法，都是被人騙了去，沒人報答你的。雖說施恩不望報，卻也不可這般賢否不明。你相與這臧三爺、張俊民，都是沒良心的人。近來又添一個鮑廷璽。做戲的，有甚麼好人？你也要照顧他。若管家王鬍子，就更壞了！銀錢也是小事，我死之後，你父子兩人，事事學你令先尊的德行。德行若好，就沒有飯喫也不妨。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；慎卿雖有才情，也不是甚麼厚道人。你只學你令先尊，將來斷不喫苦。你眼裏又沒有官長，又沒有本家，這本地方也難住。南京是個大邦，你的才情到那裏去，或者還遇著個知己，做出些事業來。這剩下的家私是靠不住了的！大相公，你聽信我言，我死也瞑目！」